



二酉園文集卷之三

泗陽陳文燭玉叔著

序

傳習錄序

餘姚王先生傳習錄與河津薛先生讀書錄並
行海內學士師尊之詳在徐子曰仁叙中臨川
陳先生摘其要言續爲一錄命燭梓于淮陰嗟
乎孔子在洙泗身通六藝者彬彬矣乃曾子曰
吾傳夫子之道吾省其不習乎故聞一貫而唯



此習之熟者也論江漢秋陽皜皜乎不可尚又習之久而信焉者也其後發爲格致之論衍爲良知之說孟子願學孔子而得諸曾氏云後千餘年王先生倡明之柰何談者日甚其論矯矯其行卑卑遂令以學爲諱此習矣不察者耳陳先生真純儒雅慕文清新建夷考其行而掩言非世之空談者語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因綴一語告讀茲錄者

王陽明手柬序

國朝文儒以功業顯者輒稱新建王公云方公撫南贛時所上司馬王公書凡十五章嗟乎士爲知己者用又爲知己死即新建公多才賴司馬公居中知而用之乃得盡其力以成厥功不然禱金滕而草憲令昔之聖賢尚避居而離憂況遠臣乎每觀後世處功名之際遭讒被廢有傷心流涕者此太史公傳管夷吾不多其功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其旨微矣往年癸亥中丞王公得前書讀之慨然有志於新建公之爲人梓

于婺州頃撫淮命燭校而新之

主上以大計寄公又公卿師師如也則所稱知
已以建無窮之業奚啻一司馬公已耶語曰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知
也竊于今日交有望焉新建公名守仁餘姚人
司馬公名瓊太原人中丞公名宗沐臨海人

張羽王尺牘序

往讀張羽王所刻滄浪稿竊高其誼蓋

武宗朝高郵陸生洙以詩被譴羽王司理雷州
調黎平表而傳焉黎平又調叅軍奉中丞王公
聘同余脩漕書交甚驩向余泣下談三黜也出
所奏上官書且曰足下一言明無罪左官死可
矣嗟乎龍標柳州坐廢尤甚羽王博學工詩昌
齡宗元之匹又何怪乎即滄浪一狂生耳尚使
人唏吁慕焉世必有憐羽王而大其用者何俟
異代哉余欲羽王火前書余言無能重羽王也

何高二論序

信陽何仲默在弘德時著十二論及嘉靖間京

山高伯宗亦著樵論後先傳海內海內以爲名言關中許伯誠謂何子有王佐之才非託空文者而華亭袁履善躡高論得嘉佐之宗其所叙二先生論詳哉其言之也余友張國禎往在長安砥礪文行輒愛而誦之頃復合刻問序于余嗟乎古之賢豪志在匡時多危言激論惴惴歎歎實中其聲至于叩關止輦思以自見而人主莫之用懷瑜握瑾而令疏放者又何限也二先生固文學大儒乃不偶于時官幾十年不調已麾之外服沉淪悲憤以死如所論固權而目覩其移辨讒而身中其禍君子蓋傷遭際之難云往聞何先生覩逆瑾侵吏部權移書讓太宰而伯宗于友人彈故相爲詩壯之是節槩相肖也世言修士少文才人行劣何可論二先生也樵論尚存筭中而十二論久未讀得茲刻竝觀俛仰今昔不自知其涕之沾衣也桓譚見玄經爲必傳中郎引論衡爲談助後世得無國禎其人哉當傳諸不朽云

白雪樓詩序

嘉靖來季于鱗起海岱間而宇內談藝者歸之
歷下今白雪樓集乃其所爲詩也于鱗天才高
邁富于往牒居常好深沉之思自言齊魯于文
學乃其天性秦漢以來至使素業散失有足悲
憤必得所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吁何其
壯也故目所經涉書多在左馬上下間而其屬
文亦有似之者至於聲詩由三百篇以至於唐
竭其才而窮其力方其屬類比事倏來倏失經

營於將迎之間得之成詠言危則性情峻潔語
深則意氣激烈于鱗論詩可怨之旨余率有味
乎其言哉今茲集所載如樂府古體蘇李齊軌
下擬建安五七言律大類少陵叅之沈宋第用
逐古之辭則控引錯綜意自已出而新舒一時
之感則包括總覽辭復典麗而古此其法有所
必至神有所獨運是胡寬之肖新豐而伯樂于
馬也往于鱗與余言詩在齊魯如邊廷實李伯
華亦近時之偉才也尚雅而雜俚博而未精其

高視一世類如此假令于鱗不死則易所稱擬議以成其變化于鱗取以論詩可庶幾焉昔人謂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非耶頃者侍御姚公讀而愛之命梓淮陰董事既竣敢綴數語俟諸來哲以見願爲報鞭之意云爾

山居隨筆序

臨海王先生山居稿燭正襟誦之泠泠生清風也先生著論高一代絕無因襲語即興公所賦天台神秀幸不爲秦封漢禪所標故其高潔邁宇內信非翫道茹芝者莫能宅也先生曾次似之乃其文章可得而聞也有不類是乎此猶龍御風之徒識高千古其言至今在也燭異日過天台中當盡求先生所著書傳焉

梓吾蚓鳴稿序

余觀安成鄒謙之平涼趙景仁東吳顧華玉袁永之陸子餘讀陳司馬靜芳亭稿皆有叙諸先生號大儒無不欣慕推服者余乃知司馬公天下士矣司馬公有子舉于鄉官蘇州司理其姪

檢討仁甫出山中所刻蚓鳴稿屬余讀而叙之
余聞司理公少負雋才家藏書頗多又在武陵
溪上奇氣逸思有以發之形諸篇詠咸中矩矧
如秋興擬杜少陵讀之無不肖少陵者餘多出
入有唐諸名家斯稱閱覽大雅矣假令諸先生
見之將不謂其有父風哉昔唐韋應物守蘇善
詩歌至于今傳之人稱韋蘇州云應物之作冲
澹玄遠而司理公尤爾雄深他日竝傳可鳴
國家之盛者乃自託于蚯蚓竅中作烏烏聲無
亦懷奇未究有感而鳴與斯亦足悲矣陳生曰
余與仁甫談詩欲驅于作者之場至議論善處
則曰吾聞諸司馬公又曰吾聞諸司理公云後
先相承此以文學世其家者余得而論之司理
公名一德字天佑號梓吾居士

漫興稿序

一明劉山人詩二冊訪于陳子屬陳子叙叙曰
予登黃蓬山其下多劉氏族云劉之先有檢討
公琢進士公深予欲訪山人叩家世而山人徒

城南低徊故墟不能去又家大人數數稱山人
丰神雅操乃予自是識山人矣山人性剛喜讀
書行吟澤畔絕意榮達每上先人丘墓四顧悲
歌酒後耳熱輒作烏烏聲詩成即上尊貴人不
易一字有勸易一字者山人弗聽也昔李獻吉
謂途呶巷謳勞仲康吟風也詩之真也彼學士
爲韻言而稱雅雅亡而風猶存則真詩在民間
具言達矣山人詩屬興就而其呶也謳也吟也
直途巷語耳乃比興寓焉亦真矣古有觀秦風
而嘆周道者今列郡無采風使者假令有之則
山人詩可被音律庶幾哉見楚聲矣山人豈刻
意于詩哉寄乎情而且忘之耳載觀楚山川多
含貞隱璞如善卷接輿老萊於陵承蜩灌畦諸
夫雖聖人莫化而漢濱父老楚江漁者與避跡
桃源躬耕鹿門鼓枻洞庭輩高風邈矣又有劉
凝之隱南郡時臨川王義季鎮江陵存問之走
衡山絕嶺予讀晉史慨慕之山人隱蓬山簞瓢
自樂華亭袁履善由比部郎謫州牧見山人禮

西園文集 卷之三
之至投歌以贈若山人者其聞凝之之風而興起者乎予故以山人爲高士俟立楚隱傳者采焉

大孤山房稿序

往年乙丑余同劉性甫舉進士輒談藝云越戊辰其弟元甫進士以大孤山房詩屬余叙蓋性甫令上蔡時蔡人所梓也性甫嘗謂我曰楚騷稱雋而郢曲寡和楚固有聞于昔者即唐多作者如必簡浩然之在襄陽何卓絕也至子美兼

而大之脩詞之士引爲繩墨家傳人誦彬彬盛矣第緣情而根于道非徒以辭爲工者且其人重其言傳其人非其言湮沒矣吁可畏哉余聞而避之今徧讀茲刻命意深厚構體諷諭詞逸而新旨遠而弘皆道之腴也然直鼎牛一鬻耳極其平生列于作者之林當如所稱說幾于公家公幹長卿矣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于政亦奚以爲余讀信陽何編脩啓圖所爲去思碑知上蔡有善政采風者并其言而傳之所謂其人

不朽者非耶元甫有高才以文章名世海內比
之機雲兄弟乃余私心幸其復楚聲之舊也

梁彥國詩序

余聞羅浮山近南海上其四百餘峰巒岒蒼翠
泠泠然有聲自巖竅中出若相呼應蓋谷神天
籟與宅處異故長生其間者雅多文人在昭代
駕于古昔余友梁彥國又讀彥國詩果山川奇
助耶彥國師事黃才伯先生識古文奇字又與
梁公實黎惟敬歐禎伯結山中社即在山中而
海內詞人延頸願交其友朋裨益如此彥國家
食最久壯乃從仕精驚八極心游萬仞枕籍羣
言含咀六藝至其情興在名山大川長林豐草
間寓目寫心沈吟覃思如登卓爾逍遙諸臺貌
仰放歌邈然千古有餘詠焉其心欲以片言明
百意坐馳役萬景真良工獨苦矣今觀近體清
遠類孟襄陽歌行悲宛類岑嘉州五言古多魏
晉之遺後有愛而傳之者徃彥國典教灤州及
補成均評廷獄能于其官時操觚翰託意烟水

語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彥國之詩之謂也假
令助益如彥國鑽厲于詩尚奪其心能有今作
乎余益信士立言誠不易云彥國手其稿屬余
叙因道大都焉嗟乎倒屣仲宣擊節士衡愧非
中郎茂先云爾

戴良齋集序

余讀劉勰所撰明詩時序情采諸篇其言時運
交移文質代變古今情理因詩而見又言風雅
之興爲情而造文諸子之徒爲文而造情有未
哉其言之也故南風卿雲之頌烝民麥秀之歌
讀之如在當時而漢魏以來孤臣惜別于塞外
去婦嘆咏于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謠發于閭
巷含氣布詞質而不采情景在目大都有風人
之遺焉

明興以來至弘德之際其詩賴二三君子力振
古風爭雄往代其後才穎之士聯辭結采日甚
一日有意深軒冕而汎咏臬壤心纏幾務而虛
述人文詩本言志胡可違也語曰翠綸桂餌反

以失魚真如鯁之所痛者乃余讀戴伯常詩又何弗爾耶伯常從

先皇帝起郢邸侍環衛執戟多暇尤好讀書因感成聲因聲定韻如九哀四憶有足悲者蓋當時諸公抗疏逆鱗後先被繫幾至抵剝伯常時掌詔獄輒保全之筆札慰問及于非所權佞側目不寒而慄幸其去國形諸篇詠使采風者得而陳之則容納在君忠貞在臣有裨世教非淺鮮矣彼徒工綺麗享帚千金柰何多于伯常哉

余聞伯常從尚書聶公講易獄中也其事最奇至逮都御史謝公稱爲却金吾此其馴行君子儒哉往年乙丑伯常手其稿屬余與歸熙甫序之熙甫業有言越三年伯常交余甚驩道其取于伯常者如此後世其以此知伯常矣

太古山房集序

往余登嵩山見大河自龍門過洛汭又帶于靈寶間休風顥氣鍾之于人其中蓋多許氏族云許子文夫同余舉進士與談文藝甚驩也後出

其詩示余氣骨高雅詞彩華茂卓然成一家之言而許子自言讀書山中卜居在巖穴間其傍有漢唐名寺多高僧往還扁其堂曰大古所爲詩藏其中遂以名其集嗚乎輞川之勝惠遠之社許子兼之宜其工于詩也況其心有所慕而好古與古之賢豪如左思江淹劉楨應瑒之徒客游梁魏咸以詞賦名至今聲施與大河並流即許子產于梁魏取其詩徧讀之豈謂生于數子之後也且許子世族也自襄毅公而後作宰相尚書者四人海內以爲希邁乃許子篤于脩詞其心澹如也故自嘆曰半生多饑寒人猶言膏梁其意深遠矣余愛許子爲人又愛許子詩夜泛淮口爰綴斯語冠諸篇端是年許使江淮命余序之如此後世知許子者豈獨以詩哉豈獨以詩哉

雜珮新編序

余觀昔之竒士困于鼓刀屠狗藏于博徒賣漿家庸于酒人自匿不肯見人而好士者致之爲

上客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而引以爲名此必有以合之者往官京師海內藝文之士然諾相結屢嘗滿戶外及出守東海東海日多事諸游好絕不顧即浮淮有潛遁去移文嘲之者一日管子建初來管子年少性敏天骨秀朗工詩畫又善書所歷具越燕趙齊魯之墟凡雅善管子者投之詩篇此其跡誠困乃名在諸公間非藏匿者管子視諸公言如囊中裝直千金矣黎惟敬題爲雜珮新篇王百穀業有叙余客管子于蕭寺梓前編抵掌無它言惟言貌瘦者民肥身勞者下逸嗟管子而達于政哉昔漢武帝徵北海守有文學王生自請與俱諸功曹以王生嗜酒不欲與俱乃其言有裨于召對余異日安知不重管子言如王生耶閱月管子行書作叙因告字內之交東海守者

觀濤集序

往余讀木玄虛海賦冲澍沆瀣千竒萬變令人神悚于驚濤怒波間比讀陸生無從觀濤集其

詩得之海上聲調楚楚鏗然和平豈大顛之寶
隋侯之珠生有其精華耶汝南張吏部助甫過
淮以詩投余過揚以詩投無從被酒科頭大書
茲集謂豎長江以北之赤幟者維揚生一人耳
助甫少許可乃所善生不虛矣宅日游海上當
共賦焉無從屬余序因書以歸之

淮陰筆記序

莫山人生長洲里卜武林家焉余曩得歷下越
遊諸編大奇山人又一二友人向余游揚山
人不休余移文招山人山人始來淮題其新詩
曰淮陰筆記而屬余一言嗟乎自余得山人爲
十日飲登韓王城談楚漢戰事吊劉伶臺徘徊
宴花樓故址愴然興懷繼之唏吁山人老矣尚
多功名之感真以節俠自雄者即取其詩讀之
不可以見其平生之槩哉山人詩世多知者余
不論論其浮淮之蹤如此山人名叔明字公遠

詩說序

謝山人茂秦有詩名在海內往茂秦寄余書又

國文集 卷之三
寄余詩頃過鄴下 趙王遣使置酒與茂秦會
甚驩也出詩說一帙命余以言余讀之爽然悟
稟然懼也柰何提衡古之作者乎大都山人平
生以身爲易盡而無以累之以名爲不朽而無
以奪之窮極而思工思工而語至叅比禪機超
然上乘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真自道
耳余竊謂古人不可及無論天寶大曆間即
明興弘正之際何可易能乃茂秦報梁中丞書
必欲追而繼之孳孳進取不知老之將至昔鍾
叅軍作詩品長于方人茂秦著茲說果于明志
異代有中郎竝引爲帳中之秘余無庸言矣

康山人詩序

國家公車不聘士而士有茂才異等號跡弛者
往往逸于草野間故

明詩在布衣中如孫太初張子言尚矣嘉隆之
際彬彬迭興亦惟有若謝茂秦吳子克鄭中伯
王仲房俞仲蔚顧聖之黃淳父郭次甫沈嘉則
周公瑕洪從周諸人而游余久者則康山人裕

卿也山人有俊才隱雁蕩山中足跡半天下客
長安者十餘年山人性純謹又不妄謁其所與
交者皆海內才穎之士是編多北遊詩即不擬
唐何許人而朗潤清越如掞金考石罔不中聽
獨念山人抱用世之志鮮負俗之累而窮約作
烏烏聲斯足悲矣語曰吐珠于澤誰能不合然
則山人之詩信可傳哉昔唐萬楚張彪與李杜
交有詩名第布衣自兩人外不多得焉才難不
然乎余序山人詩既憐其才而又嘆聖世多
才如前所稱說也山人名從理字裕卿永嘉人

墨泉詩序

往朱秉噐在南曹結青谿社社中諸君子咸知
余秉噐以詩投余淮浦交驩日深間讀尊公墨
泉先生詩未嘗不篇篇稱善也後秉噐守渝州
刻其詩于郡齋乃盛仲交氏所選仲交先生門
下士知之頗詳云余取而讀之見先生詩春容
雋永灑然絕塵如泛舟彭蠡探秋月在寒潭下
莫可得也又如登匡廬挹甘露御惠風冷冷欲

僂評者謂其在淵明明遠間似矣似矣仲交言
先生博極群書才名滿大江之西舉春秋第一
人竟以祿仕三爲博士及尹麻陽在楚邊嶠中
值疆場戎馬之務悲憤以沒未究厥用余謂先
生訓士而化長民而懷至祠祀焉是豪俊之業
也況其詩足傳乎昔人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
止於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假令先生生漢魏
間趨鄴中會當與公讌諸家塗藁醉墨即應柏
梁臺詔安知不以詩坐爲上客乎余獨惜世之
取士不盡于詩而先生之鳴人皆珍之秉噐痛
先生詩不盡傳于世而存者百一可觀其大先
生有無窮之聞哉先生諱瓚字堯獻別號墨泉
臨江新淦人觀者知朱氏父子以文學世其家
臥雲樓詩序

憲使陳于韶讀書臥雲樓上余訪之各賦詩爲
別酒酣遂出平生詩數十卷屬余選而叙焉于
韶同家大人舉嘉靖庚戌進士乃丈人行顧栩
羽然忘年驩也余卒業而嘆曰壯哉于韶之爲

詩也 國家詞賦變于弘德之間而極于嘉隆之際家驥人璧亦云盛矣及其敝也株守往哲徒工學步至有自掩其才者今于韶詩擬古似文通游儒似景純雜興似嗣宗登覽似靈運長歌似太白近體似少陵絕句又似李方諸古人可謂合轍而獨造之言富艷難蹤如將壇一賦其哀王孫而思猛士讀者淚不可禁至謁子陵之祠吊太初之墓又使清風隱隱起江湖間天才高邁自不容掩可與今人之作槩論哉余旣別于韶過射洪登子昂讀書臺多其振古之力西望閬山于韶在焉異代之後雖謂蜀有兩陳不亦可乎題其集而歸之射洪有謝少安中丞善屬文以余言爲不佞云

具區集序

往讀顧華玉國寶新編言江都按察趙先生富文詞而精吏道有以爵位駭按察者按察視之直腐鼠耳余曰壯哉趙先生之爲人乎及入淮揚泊瓜洲問趙先生之廬蕭然四壁立委巷中

墓且有宿草矣先生蓋弘德間才子云先生諱
鶴字叔鳴別號具區其子瞻奎抱具區遺草若
于卷請序于余余觀先生之文於學無所遺於
辭無所假質任不浮羽翼經史其詩早愛孟郊
晚慕杜甫往往歛其氣以合調抑其才以就格
而機軸雄渾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當時寶應
朱升之真州蔣子雲與先生號維揚三才而華
玉徐昌穀尤推服先生不休往先生筮仕戶曹
大司農有䟽會計必出先生手及督糧薊州兼
理古北口條陳皆兵食之計出守金華所奏蠲
賑諸草金華之民至今口碑焉嗣視學山東先
生教嚴明而沙汰者半士涵涵弗任有鳴于
闕下者給事中亦論先生之過先生辯之頗力
大都言人主作養人才必察真僞而後真才出
聽納羣言必別忠欺而後忠言至廷議躩之而
先生浩然歸矣歸而杜門著書其書滿家今存
什一千千百耳昔潤州楊文襄公卒于家其門
人太原喬文簡公不遠千里來吊先生爲哭師

羸壯之倪文毅公爲太宰時阻江南加賦先生
高其益於社稷也大書其事其習朝典而究當
世之務視前三公不啻過之乃功用未起此遵
何說哉顧公又言先生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
自作更不隨人真凌駕千古膽也此足槩先生
之大矣余因表而出之

近譬軒稿序

肅皇帝七年戊子各省試號得人之盛蜀中榜
題名時有五色雲見于芙蓉城上吾鄉尚書戴
公以御史典試事後內江趙孟靜學士遂寧楊
實卿編脩文章氣節表著宇內而謝少安先生
鼎足而立雲氣蓋休徵哉先生舉嘉靖辛丑進
士官都御史入對大廷四明張文定公竒先生
卷進呈 御覽而歐陽文莊公又王文成公高
第弟子先生任兵曹盡棄其學而學焉以能近
取譬之語名其軒且名其稿云先生嘗言文者
言之精聖賢所以忤心明道而傳世者自科舉
之文出而後有古文自古文出而後有遺書是

文之變也至于其詩則風雅變而爲騷騷變而爲五言五言變而爲近體若道率諸性而性統于心此何可變焉非杼而明之則不顯不顯則不傳今槩觀先生之作于書無所不窺而矩矱春容一洗蹊逕其才無所不宜而音節婉麗泯其意象大都闡揚風教期以明道云耳往先生督學貴陽過龍場訪王伯安遺跡感慨有合而叅政南中值楊用脩謫居相與切劘其學日益其才日達而其言未可以一家目之者第覽之

淵然而誦之鏗然嘗知其顯而傳矣昔陳拾遺以詩鳴于唐而盧黃門號忘形交編序其文嘆其虎視函夏卓立千古人以爲知言先生再起射洪異代齊名乃不穀交先生晚憶訪先生時先生抱痾在沉滯一執余手霍然有起色緩頰附耳揚扈百氏多壘壘之處又檢平生作屬余刪定傾蓋如故先生視余何啻子昂之于藏用哉別年餘而先生捐館舍余聞而瀾然涕下也命嗣子劭孫國鈞將先生所授書刻之山堂或

龍伯玉與先生抱王佐之才陳以憂憤死至今
太息而先生撫齊魯間勒銘東岱會盜蠶起論
者謂先生縮朒怠吏事罷先生歸而功用未究
斯亦古今文人之通憾也與先生諱東山字少
安號高泉海內稱高泉先生

周五津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時相上下又與其人相類云梁
舍人劉勰所撰體性諸篇謂言定于志志實于
氣吐納英華莫非性情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
體清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安仁輕敏故鋒
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知言哉歷
觀往牒無不符也成都周先生少有奇質朗潤
清越舉嘉靖丙辰進士投病疏闕下杜門養高
古今多所揚推時探青城峨眉諸勝若將終身
焉 莊皇帝用言官言召海內諸賢起先生于
家官刑部主事遷光祿丞又補雲南少叅數月
而歸先生釋褐幾二十年入仕餘三載乃其情
況在煙霞山谷間發爲詩文直吐曾臆冲然天

曠如幽瀾白鳥毛羽自適又如絳雲在霄任其
舒卷蓋先生品高而志潔其言絕塵非類乎其
人如劉生言者耶司馬曾公先生同年交厚撫
蜀時屬余校先生集其子達适請余序余讀先
生留貧一賦廉頑立懦足風百世恨來之晚不
見先生也漫綴簡端將復于司馬公云先生諱
遜字昌言號五津居士

王侍御集序

肅皇帝朝稱名御史其在江南非石沙王先生
哉先生與表叔司徒傅公舉嘉靖壬辰進士分
考者松溪程先生號大儒得先生卷竒之取冠
本房仍梓其文以傳先生之名赫赫遍海內司
徒公語余說王先生不休如朝議南狩先生上
書極論議竟中寢禪益社稷功豈眇小哉後庚
子典閩試闕故多才地而先生監臨有體是科
最稱得人先生歸田訪先生之廬者至無虛日
先生有子同穀官鴻臚與家光祿兄交莫逆鴻
廬君博雅好修余一見之猶見先生云一日手

先生詩屬余序遺書光祿兄從之光祿兄曰何
可無一言于先生哉余誦先生詩又知先生品
流高絕遂避舍不敢言余聞先生戟髯虎目感
慨有烈士風世所稱操觚含毫在先生視之直
土苴耳每有詠歌往往削草不存而欲廣其傳
以名後世豈先生意乎若收于斷簡散帙之中
以永先生令名則鴻臚君之孝思何可少也先
生詩不模擬而合矩不雕繪而適麗關中胡世
甫有詞名嘆先生詩不可及今集中多往還之
作即先生壯夫薄詩不爲又烏能自禁其名之
不溢于縹囊耶先生姓王諱英字子玉家世錫
之石沙山學者稱爲石沙先生

二酉園文集卷之四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序

郭次甫詩序

不穀平生多方外交如郭次甫蓋最契云一日
手其稿謂余曰鍾期死而伯牙絕絃獲人亡而
匠石輟斤知己之難也往年朱子价近日徐子
與許定吾文者悲哉悲哉俱化爲異物矣公爲
戔言之余聞而悲焉語曰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次甫何患焉憶余爲大理寺評事讀獨徃生吟稿乃何翰林元明所序謂次甫神在三山身游五岳所探者玉檢金繩所求者青芝赤箭千駟萬鍾不足當其一顧垢穢旣去神奇自來其言飄舉超逸髣髴青蓮云後視學入蜀過瀘州客有談楊用修在瀘曾以其像寄金陵社中社中諸子于人日懸像賦詩次甫携中冷水煮茗供焉用修得諸子詩見次甫有先朝等語淚淫淫下不能讀恨不見其人也今幾二十年次甫心日靜而神日王而詩日冲遠信如何氏言柰何必後世無楊子哉漢焦光一處士耳無片言遺世而風節屹然與桐江爭雄勝次甫棲遲所得于焦山者必深其人足重也況其詩彬彬當于作者耶假令二先生在必有益余言而重次甫者次甫撫然曰公等我于千百世之上俟我于千百世之後我勉旃哉公無言可也矧二先生哉余咲曰有是哉次甫之奇也書作詩序

霍洞山房遺草序

霍洞遺草此吾兄光祿監事詩也光祿兄少負
奇氣習舉子業最工視取一第如芥耳比長侍
家按察公倡明正學薄詞賦不爲也嗣後北游
成均始乘興爲詩其年丁艾比于唐人高適云
是時海內才士如王敬美祠部李元甫學士李
惟寅通侯李本寧脩撰康裕卿管見初文學皆
不穀社中交一見兄如見不穀也相與銜杯酒
結殷勤之驩咸爲書報不穀曰足下直難爲弟
哉君家有二方語不虛矣兄自是喜弄筆札多
所吟詠今爲詩寄之中云子美尋常渾取醉達
夫五十始工詩兄大咲以爲知我知我晚拜一
官終非其好也又家按察公歸田幾二十年猶
徉山水復脩李杜岑孟之業而兄朝夕杖履食
客滿坐修禊良辰登高佳會江閣星樓隱林夏
泐賞無虛日茲集翩翩沉鬱直率多得登臨之
助語曰近硃者赤近墨者黑不其然哉不其然
哉乃遠跡頓于促路長筭屈于短日平塵五十

匹耳天乎天乎莫可得而問焉兒壁于其稿向
余泣曰願大人一言俾先朝露者不死矣嗟乎
余忍序耶忍不爲序耶遂梓而成書拭淚者久
之兄諱文燮字叔和別號霍洞山人

何生詩序

余泛黃河至宿遷風雪艤舟有何生過我而請
曰自先生守淮而知九州也又自先生知而九
州力爲詩也彼不知已者詎厲也且下相窮鄙
之社也叩盆拊瓠則相和而歌折揚皇華則嗑
然而咲吾游先生以成其名乎是時雪滿舟呼
酒醉生語之曰昔趙嘏鄭谷唐人之雄長也至
今稱趙倚樓鄭鷓鴣不休維名與字若遺之矣
況官爵乎皆以一詩名世渭南宜陽諸編不傳
可也生求古人之工且似者而得之則宇宙間
寧皆下相耶柰何居則曰不吾知也生唯唯而
別越明年訪余三山之滸負書擔囊困諸生貧
也手詩一帙乞余一言生蓋羞盆瓠而希大音
者也遂以河上之語副諸墨

山帶閣集序

海內談藝家言必稱朱氏父子云其升之叅政公在弘德時與徐昌穀顧華玉號江東三才有凌谿集行於世而其子子价守九江有重名學士又爭說射陂先生不休以爲司馬談遷復出今山帶閣集是也余得而遍讀之嘆作者之難云夫古今修辭之士曷嘗不欲著經世之大業垂不朽之盛事乎然詩與文未易能也少陵昌黎業各擅其長矣乃先生兼之其文溫純爾雅明實精典有兩漢之風詩則磅礴蘊藉未易窺測大都古詩宗六朝律則初唐之才藻而盛唐諸家之體裁至於題跋翰墨有晉人風致即無方諸古人乃先生平日好古慕李獻吉而能去陳脫近秦漢是宗卓然備一代之體博學慕楊用修而玄言妙詞標出指示朗徹千古竒俊慕劉元瑞而幽思絕塵神游于八極莫可蹤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矣信矣余聞叅政公雅好書手自讐校先生少負竒質所聞已與人異

而倍計時久閉門讀書又二十年及舉進士官
郎署守令每携書自隨即尚書之期公家之會
不顧也臥以薦寤食以當飴至其會心欣然永
日先生之自謂也宜其言文而傳遠哉余往來
寶應湖上問先生之家世於縣令李君李君文
雅好修遂惠先生所著書屬余以序又遣其孫
肆夏過淮而請因道其嚮往于先生者如此余
友郭次甫吳道南皆先生莫逆交又促余序且
言先生嘗云後世有定吾文者不佞豈其人哉
不佞豈其人哉

品士錄序

萬曆甲戌予奉命董蜀學事是年入蜀秋試
于北冬試于南明年乙亥春試于東夏試于西
及期而周再試如初即丙子秋也諸生多翩翩
借計者梓其文藏大益書院因告爾多士曰昔
陸機作文賦自言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
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
也而濬發于巧心受嗤于拙目雖陸氏且嘆之

知言豈易乎即蜀多文章家今所習舉業彬彬
矣然弘德以前質而不俚嘉隆以後華而漸靡
槩觀海內時使然也

聖天子廣厲學官思正文體余所錄士大都文
達意耳意稱物耳期從先進而塞 明詔嗟乎
陳隋之士浮陳子昂氏振之而唐文變焉嘉祐
之士竒蘇子瞻氏振之而宋文變焉因二先生
以風蜀因蜀以風海內至今聲華溢于縹囊二
三子寧無射洪眉山其人哉若士工于進取主
司工于品藻而無關於文體之正則余也誠拙
幾爲士衡所竊笑矣

高年會後序

唐會昌間白公居易爲東都九老會各書姓名
圖形貌誦者如覩云後杜公衍爲睢陽會文公
彥博爲耆英會寥寥千載間塵二三見耳可不
謂難哉家按察公謝政里居值萬曆改元結高
年會于復中坊幾至百人燭守淮陰明年視學
蜀歸見諸老鬚眉龐白咸來勞余談前樂驩

甚復有毛道人太真自有十歲自太和來陳山人紀八十有三自江西來皆後入會者因憶李公元爽及滿上人嗣歸洛下得付胡吉劉鄭諸公之末乃兩人胡類此也獨少善繪者圖厥形耳因書兩人姓名而記之如左

贈方伯林公序

余往讀太史公西南夷傳滇在漢時蓋大國云漢武帝最注意自張騫通道後始言于朝當時所遣如王然于栢之徒與滇王論漢廣大嗣後西南多滅國而滇復爲寵王豈非以其荒服不欲加兵革而難結編髮隨畜遷移之習尚在民間耶明興統一過大漢然以中原視滇則遠矣高皇帝遣勳臣守之世祿鮮禮嘉隆之際天子徃徃下璽書告戒即今日藩使布德施惠于輦轂萬里之外可不得重臣徃耶象川林先生以蜀按察使陟右轄余知 天子注意于滇不啻漢也先生舉丁未進士立身多大節徃僉憲江西時分宜弄柄趨者如流而先生耻出其

又以法繩其使者分宜大銜之先生數年不
遷嗣歸山中而海內薦紳之徒莫不以此高先
生起家至今官廉訪于蜀財數月耳先生曾叅
知于滇滇人延頸舉踵望先生來至則喁喁然
安業主上德威如在楯陛之間蓋先生人品
高潔足以風之直影響哉直影響哉即漢家遣
使數十輩不博先生一往也或謂先生久勞外
服卿寺公孤之任且夕是膺安知先生不至于
滇即至未久又再遷乎夫先生在蜀則蜀重在
滇則滇重在廟堂則天下重此何異焉先生且
行諸大夫命余代言余侍先生教最深茲不具
述蓋爲文贈先生者諸大夫之意也

贈少司馬曾公序

曾公撫蜀三年矣公始至蜀訪古禮殿講堂何
在而慨然慕昔人化蜀之風下學宮博士進諸
生于大益書院而授之業梓先儒名言以代訓
迪一時人文融融洩洩庶幾西南齊魯哉燭不
安奉 璽書視學事見三巴譽髦之屬無不奮

然德公之教者時自闕下而西也會大司馬以九繇城功告廟今

皇帝御殿宰相及百官拜稽稱賀歡聲若雷纓綏紳珮之士亦無不欣然嘉公之不績者嗟乎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公之勲猷可不謂神哉今年秋上擢公少司馬諸生進而言曰往都蠻擁部落橫行陣徼慶長高珙筠戎之間肝腦塗地而全蜀幾騷動公決筴擣虜城其境土號稱武寧士有安業今去蜀矣蜀人柰何離師保乎

余觀公平日口悛悛不談兵而一試之疆場有橫草之功時冠軍劉公顯素有勇力聽公指示追逐司馬穰苴不能過也又謙讓不居此其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用之典兵語曰知臣莫如主其然哉且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公在武寧行大將軍事俱忘之矣今之往也上下交驩千載一會斯亦蜀王生所稱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者耶二三子戀焉有如袞者爲我

肩 聖主賢臣之頌可乎憶公督學關中時余
送之郊舉楊應寧唐虞佐何仲默三先生誼甚
高爲公望公首肯以別三秦豪傑見公來如見
三先生面人人以爲得師仲默未及與兵而楊
唐兩公爲兵部尚書最有名先典本兵者尚有
馬端肅公負圖余肅敏公士英劉忠宣公時雍
皆伊呂之儔也餘多全軀保妻子之士何敢望
應寧萬一出入將相之業公無意于文襄乎哉
諸生謂余知公在同郡間言以贈即二三子所
覩記公用兵如神矣乃郢人運斤成風庖丁解
無全牛大都志定而神疑有不自知者矧公乎
余何知諸生唯唯退

贈都御史羅公序

中丞羅公撫蜀有大造于蜀公往尹遂寧比于
卓魯邑人祠祀焉今東至巫南至峨北至劔閣
西至青城其士民德公如遂寧云偶言官論公
主上憐公才有改南之命公仰天嘆曰讒說殄
于妻斐成錦交亂四國欲投豺虎古人傷之吾

舉澤孺子之纓鼓漁父之樺去洞庭游乎諸大
夫進而言曰晁錯之智子胥之功屈平之忠申
生伯竒之孝有讒焉至不能自保然千載之下
五子之心如青天白日其名與天壤相敞公何
慮哉公乃上疏自明其略云臣舉進士幾二十
年往兵備薊鎮虜患方殷日夜防禦稍效微功
虜不敢南下而牧馬讒人毀之賴

先帝優容以至今官今毀臣生平絕無毫髮相
似昔曾參殺人慈母投杼臣愚不及曾參者願
明主憐焉疏去月餘公將行士民依依如失父
母諸大夫命燭一言燭進而言曰何論五子余
嘗觀覽昭代名臣傳若端肅馬公文襄楊公非
今所稱伊周其人乎憶弘治正德間士習純厚
大臣好善而不必善之自己出讓功而不必功
之自己樹與嘉隆之際大異鈞州安寧尤表表
焉且被讒而廢屢廢而起負圖最有才智其經
略哈密名聞夷夏應寧謀邊如家躬脩城堡在
屯馬諸池二公不能必人之不言又不以人言

不阻也勲樹赫赫使言者見其後來之業安知
不愧而杜口乎至于阿衡不惠避居東都尹與
公且尚有讒焉必其勤施四方格于皇天舉殷
周之神噐而還之太甲成王始可以自解于天
下後世今人言必稱伊周自天地剖判以來寧
有兩乎其善于處讒如此公雄才大略談邊事
如指諸掌 主上聖明棄羣臣不肖者如腐鼠
知公特深謗書不問願公善于自處樹端肅文
襄之業愧彼讒人之口不亦可乎公憮然嘆曰

公代之矣公直名御史哉未幾公復明命還柱
下二三子皆公所取士長跼而請願余一言寵
公之行不穀應曰公蒲坂人也晉陽太和之氣
見于唐虞盛于今日公應期而起乎漢司馬子
長唐柳子厚文章燁然而遇非其時不能賡都
俞吁咈之歌宋文潞公司馬溫公事業赫赫中
古而精一之統或有間焉 天子聖神文武上
嘉勲華而何公舉辛未進士在翰林有重名茲
行陛見 天子問按蜀狀必大悅加非次之寵

密勿之司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是民爲堯
舜之民哉逝矣西土尚有賴焉二三子躋足交
手拜而相祝且言國士遇我我何以報之不穀
言報之以國士而已憶

肅皇帝戊子吾鄉尚書戴公以御史典試有五
色雲見後內江遂寧諸君子以風節著傳爲士
林盛事今相國張先生與公同里不穀爲門下
士才識駑下無能爲也二三子有名世者乎是
所以報何先生也不穀藉之以報張先生惟熟
蟬翼重而千鈞輕莫邪鈍而鉛刀銛戶服艾以
盈要謂幽蘭其不芳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楚人被讒從來遠矣吾何憾吾何憾燭序其言
投輜軒中公望留都去

贈侍御何公還朝序

今皇帝御極之四年丙子例當御史按部于蜀
主上以蜀兆基自蠶叢去轂下遠昔時躍馬戰
處又當賓興之會乃特命何公往蓋慎之哉公
甫至理場事雅正文體所取翩翩多奇士不穀

禮學事歌鹿鳴而宴之酒數行不殺持觴壽
何公公亦觴不殺雅相慶曰其長卿淵雲之儔
乎又年餘公周旋七蜀南泛青衣東過赤甲西
歷靈關北登劔閣布揚天子之德威無論士
若民之感畏而叩笱冉駮之徒賓旅渝舞之微
莫不傾心落膽冒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震之
如雷霆即蜀萬里如在楯陞假令

聖天子輯瑞覲牧倣三代之制脩四宗之典安
能至蜀而陳詩觀風納價觀好惡黜陟幽明何
計哉惟熟計哉二三子送公于邛謂不殺知公
深使載行事

贈司理房公序

今天下何所難哉折獄爲最料敵次之故大刑
用兵甲次斧鉞刀鋸次鑕鑿鞭朴是刑罰不可
廢于國征伐不可偃于天下其致一而已第訟
者詐僞百出如牛毛蝟刺莫能指數故防民之
僞甚于防虜非公且明烏能勝其任乎余爲職
于邛掌在軍旅見用兵之難也而天子以明刑

之責畀之臣下內有法司外有按察司每府樹
推官一人蓋代欽恤配民命消不軌以又宇內
是兵與刑又相須也可不謂難哉豫山房公成
進士選承天司理昔

先帝封國

上方龍飛園陵在焉周鑄京漢豐沛也中多戚
畹民易犯灋公之往也其尤難與乃公下車數
月中貴人斂手避迹受賅吏願解印綬去鴛鴦
悖民日見棄舊兩造備于庭以片言折之有繡

衣使遠而難詰者公廉得之有州縣吏狎而易
昧者公廉得之人稱神明焉頃御史吳公薦公
又袁刺史貽書來誦公不休即予一人見聞御
史不阿矣刺史復徵余言余謂刑非難也得情
爲難昔時有盜高廟玉環長陵杯土罪在不貫
者今禁最嚴假令有之是青災者也奏當議勿
致之族南陽貴人有田不可問者
昭代異制假令有之是怙終者也奏當治勿令
走免冠謝則咸中有慶公其不愧古哲人乎然

在明刑者皆如公進賢者皆如御史則刑措而
兵休庶幾哉黃真矣語曰內治脩而後外威嚴
公其圖哉

上有召召公矣

贈尚御史序

今制御史侍殿中糾察羣吏倣古柱下之遺及
代天子巡狩外則陵寢內則兵營尤稱要密非
有兼資之才而善剛柔之用者曷能當其任乎
蘭谷尚公以進士尹麻城有善政召入拜廣東
道御史初巡九門光祿多都亭漬弊摘發如洗
後有淮陽之命淮陽諸路

高皇帝園陵在焉俗多靡靡公援法布令凡椎
埋揭木之徒乾沒深故之吏無敢抵禁者百姓
按堵歸臥數年復除河南道值今
皇帝御極之四年歲苦匈奴犯邊

勅下廷臣議何如開營何如訓練扞禦思將更
化善治顧千載一時哉復以公爲巡視京營使
公莫曰柰何怪武備弗振也今日議論類道旁

之也耳遂審畫其策建白其事多所調停而憂
形于色必欲置之萬全者即觀公所歷試絕無
鷹擊鵠舉之術又不煦煦然示人以感也人無
不德公之深者乃其言侃侃爲社稷長遠慮語
曰不吐不茹邦之司直其公之謂乎余讀易巽
之離其爻上九象鼎玉鉉仲尼傳曰剛柔節也
夫節剛柔可以居鼎公異日者秉鈞握樞執此
以往其有鼎之望哉其有鼎之望哉

贈余封君序

經言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子之能仕父教之思
孟子獨云易子而教至如范滂馬援王昶不珣
諸公類訓其子後世比其言于韋弦云然未嘗
離師輔而親督課也今觀寒塘余先生殆異前
聞哉先生有子觀察公汝化同余舉進士往觀
察公令江山先生曰民之父母矣汝往欽哉單
父密令吾慕焉而觀察公爲循吏嗣選南臺先
生曰朝廷耳目矣汝往欽哉鮑宣唐介吾慕焉
而觀察公爲名御史斯亦漢魏諸家誨言耳未

參觀察公

勅巡荆西諸路先生來視之見其政肅化行若
召伯在南國于公在復州也竟無一語以歸孰
非先生之教哉先生天資高邁于書無所不窺
而講求紫陽之學屢試不利日夜教觀察公讀
書未遣其師一人今觀察公考績稱最得封先
生如其官即誥詞中謂先生親教厥子異它人
也韓子曰耕之力也勞而爲者得富戰之爲事
也危而爲者得貴今脩文學習談論無耕之勞
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人孰不爲
之先生不自試而身被其榮又知易子之教爲
中人設耳乃孔門過庭數語何異雅言哉觀察
公名位益隆而先生之學晚年益富其教之惠
者必有進于前焉願因汝化請質之

贈陳經歷序

自余執戟蓋覩今

上御極禮儀云方

上受顧命宅便殿羣臣拜稽

讓乃陟帝位改元大赦 詔官輦轂者封
贈若父母妻大者誥少者勅用

皇帝璽羣臣領于內廷呼 萬歲謝歡聲如雷
越明年建 太子 太子廟見羣臣如見
上禮

上錫恩如即位羣臣領如初嗚乎盛矣潛江陳
子以衛功曹被封上疏曰臣大田故文萃子也
養于叔氏遭事

陛下恩及所養幸矣如所生何愿移其命臣及
臣之婦者

上允之陳子歡甚後册立授書復封其妻孺人
云孺人者進士歐陽惟承之姊也歐陽子過語
曰若薄功曹耶今兩父母沐恩逮于吾姊即儒
家稽古此榮矣且蓬累談經矻矻白首者何限
又富人至巨萬比于素封終鮮一命直曰野民
耳陳子愈益歡歐陽子問贈言于余余所善
客程生請焉余讀功曹前疏嘆曰昔太史公叙
東世家稱舜德至矣苗裔尙茲茲有土不乏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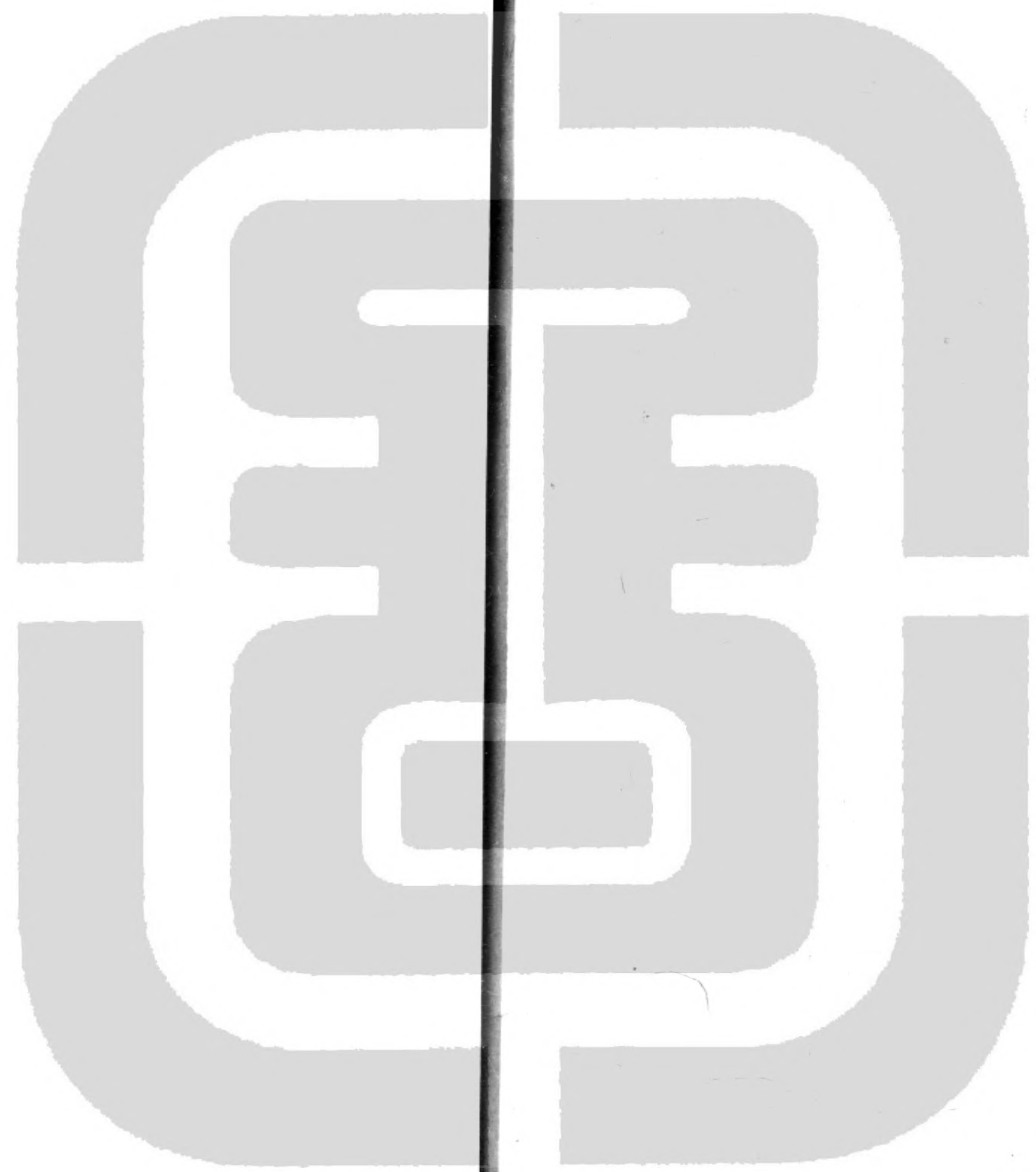
下敬仲奔齊使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
之後將育于姜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楚圍陳
晉史曰陳世祀虞帝盛德之後百世祀乎夫占
史卜興千載如券何哉諺曰十年種樹百年種
德即不穀世受

上恩恐恐焉懼無以承之乃觀陳子豈其先世
有所種耶由茲植之其興也何啻如齊晉所卜
歐陽子又言陳子孝友聞里中坐二各嘗滿倒
礎諸貴游嗟乎太丘表正孟公二轄吾家慕義
人也懋世德以承休是在陳子

贈黃山人序

黃子裁者廬陵之義城人也義城有黃聞于江
右子裁生有異質少讀語孟諸書乃泛彭蠡過
江漢卜居于潛潛之人多遣其子命從焉子裁
爲之授書正字性嗜酒又喜吟詩酒後耳熱輒
仰天放歌呼筆滿紙醞墨淋漓滴即無論工與不
工徃徃令坐上各竦竦而覽客遂呼爲二任山
人云山人貌最奇幼失二明仕乃臆脚買田作

今歲致饒裕里人有訟者山人片言解散人人
以爲親已爭以肩輿迎致之山人雖游于酒人
第多計策重然諾有似乎古之節俠哉山人交
余甚驩每談江湖之景如艤舟煙波間且喜且
駭余偕計吏北上山人遣子謁余已而山人冒
雪來沔謂余曰子行矣何以教我余曰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孫子病足遂著兵法此因身而立
乎其名者高漸離善歌乃矐其目下和獻王至
別其足此因名而害及其身者且人絕無窮愁
之態又不以所長于人當竭方下田逃名于酒
師古人之貞隱足矣山人蹶然起曰唯唯否否
余求山人教我者而山人且醉弗答也明日山
人往潛陽去



15

1111

